

姓名：馮孟婕

現職：鳥類自由工作者

流浪國家：印尼

流浪計畫：流浪在滅絕的邊緣

從印尼北蘇拉威西省的首府馬納多，搭乘嚴重誤點的船班，到西奧島停留了一晚，才輾轉來到桑吉赫島的主要城鎮塔胡納。一下船，便注意到港口角落有塊大型看板，標示著島上的特有鳥類。看板早已掉漆褪色，無人為之駐足，像個小小的廢墟。我看了許久，心想這或許就是此趟流浪的預言。



位於塔胡納港口，一塊破舊的特有鳥類介紹看板



旅行中畫的明信片與筆記本，上面畫了桑吉赫島、我的賞鳥地點與特有鳥類，包含可能已經滅絕的兩種小鳥

會知道桑吉赫島，一來是因為這座島嶼獨特又脆弱的生態系，它位處印尼與菲律賓之間，遠離大陸，島上有九種特有鳥類，其中兩種被認為已經滅絕，三種極度瀕危，只棲息於島嶼南邊薩亨達魯曼 (Sahengdaruman) 山區的山稜線上，那是全島僅存約五十公頃的原始森林。另一方面，島上的金礦開發曾鬧得沸沸揚揚，受到國際社會關注，當僅剩不到一百隻蔚藍扇尾鶇，以象徵性的方式出現在反對開發的請願連署書上，瀕臨毀滅的想像，讓這一切被賦予了某種悲劇性的光輝。

最初，我的目光充滿了批判性。從在船上看見桑吉赫島的第一眼，我就在尋找「開發」的痕跡。這座看似被森林覆蓋、綠意盎然的小島，其實幾乎全是混作果園，以丁香、肉豆蔻、椰子等熱帶作物為主，原本的森林僅剩殘存的高大喬木鑲嵌其中。由於登島的前幾天，看到的鳥類物種非常稀少，我本以為，這裡的人們必然與鳥類關係疏遠。然而，當我開始與人交談，在地居民總能說出一些與鳥相關的故事，例如山區民宿的老闆，知道自己花園裡出現過數種顏色特別的小鳥；在公園裡萍水相逢的掃地阿伯，會指著鳥類的介紹看板，信誓旦旦地說，自己小時候在北部山區見過桑吉赫金鵝（這種鳥自有紀錄以來，只棲息於南部的原始林，數量估計剩下不到五十隻）；在地鳥會職員則滿懷自信地表示，島上的鳥類受到國際與國家的高度重視，現在每週都有例行性鳥類調查，完全不用擔心礦業開發的威脅。



從北邊的丘陵俯瞰塔胡納城鎮，雖然島嶼看似被森林覆蓋，但拉近距離觀察，會發現幾乎全是肉豆蔻、香蕉、椰子、木薯等混作農園。

幾天後，我跟隨獵人與政府官員組織的團隊，來到島嶼南部一處「最後的山谷」。在那段資源匱乏、飽受禽蟻叮咬、度日如年的艱苦日子裡，我聽到了桑吉赫嘯鵝嘹亮的晨唱，看見蔚藍扇尾鵝離巢的幼鳥，並在離開前，終於瞥見了桑吉赫金鵝。我原本抱持著告別

的心情前來，但在那些相遇的時刻，「滅絕」似乎與這一切格格不入。當然，瀕臨滅絕的狀態是事實，原始林的面積非常小，牠們的生存處境岌岌可危。但實際走入悶熱潮濕的山谷，當身體流汗、發癢、疲憊不已時，這種共處一地的參與感，將滅絕翻轉成一種踏實且充滿活力的生存態度。



在薩亨達魯曼山上住的「賞鳥小屋」，實際上比較像工寮，沒有廁所衛浴，食物也得從山下背上來



禽蟎的咬痕，是被賞鳥小屋飼養的雞（備用糧食）感染的，直到回台灣後疤痕都仍未消退

在這個時代，認識鳥類不一定要靠親自觀察。透過網路資訊、學術文獻，以及與印尼鳥友通訊，我早就知道島上有哪些鳥，也知道牠們的樣貌與聲音。但永遠有一些東西，無法被任何形式的媒介保留，只有在野地相遇的瞬間，它才會像火花一樣迸現。每年大概都有四、五十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賞鳥人，跟隨當地獵人走進山谷，追求那個短暫的燦爛時刻。這在島上成為一種獨特的生計模式，也讓瀕臨滅絕的鳥類有了另一層意義。

當我再次搭上嚴重誤點的船班離開桑吉赫島，想起登島時，看見的那幅鳥類介紹看板。起初，我只專注辨識其中的物種，為殘破的畫面感到悲傷惋惜，那就像用望遠鏡觀察鳥類，雖能目睹羽毛的細節，關係卻始終保持著一段距離。如今，當我放下望遠鏡，擠在人流與貨物之間，鳥類看板成了港口風景的一部分，成了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

蔚藍扇尾鶲 (*Eutrichomyias rowleyi*) 與繁殖季後空去的鳥巢。這種藍色小鳥的眼睛前後有白斑，遠遠看去就像有著人類的眼睛。牠們從曾長達 125 年沒有任何野外紀錄，直到 1998 年才被重新發現。



幾種森林中較常見的的特有鳥種，從左至右分別是：桑義赫紫丁香翡翠 (*Cittura sanghirensis*)、優雅太陽鳥 (*Aethopyga duyvenbodei*) 和桑義赫角鴞 (*Otus collari*)。